

影壇憶往 (三)

我與上官雲珠

● 潘我源

體態婀娜八面玲瓏

一九四八年，我還是南京匯文女中的學生，到上海去度暑假，當年我也與現在的年輕學生一樣，對電影有著一份憧憬，一份嚮往。

抗戰期間在重慶的時候，我才十三、四歲，就認識夏天了，他比我大十歲，我先認識他妹妹，跟著她叫大哥，我和他結婚以後也沒改口，一直叫到現在。在重慶常跟著他去抗建堂，看他們演話劇，復原回到上海，他們就更多是拍電影了，我到了上海當然會去找他，而夏天住的地方，是雷米路保定館的樓上，這個館子正是影劇人間來集聚的地方，這個館子本來並沒有名字，因為孟老板是保定人，所以大家就以老板的籍貫來命名了，這個館子不大，賣些北方的飯食，一盤炒餅或燜餅，就可以當一頓飯，不方便時還可以掛賬，等有了錢再付，這個館子，雖然也有一些過往的客人，但主要的吃客，還是以影劇界的王老五為主，當年石揮、白穆、史原、裴沖、陳天國、藍馬、馮喆、夏天等等都是長客，並和孟老板成了朋友，這些人有戲拍時，拿了酬勞就來還賬，沒錢，手頭緊時，就到保定館來吃飯，付不出，掛上賬，起碼保證不會餓肚子，這些人，有時候吃飽了，沒事就在一起聊天，我因常去夏天處，漸漸也與大家熟悉了，忘了是誰，在聊天說笑的時候，說我叫夏天大哥，一定是他一表三千里的表妹，從此，大家都叫我小表妹了。

一天，我跟著夏天去攝影棚看他們拍戲，那次正在拍攝的戲是「群魔亂舞」，我記得戲裏的男演員，除了夏天，還有石羽，周伯勳，女演員有章曼蘋和上官雲珠，我和上官雲珠認識、熟悉，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，上官也和大家一樣叫我小表妹，而我是用上海話叫她阿姐，多少年來，我都這麼叫她，這可能與她給我的感覺有關，回想起來，我認識她的時候，她也不過是廿多歲不到卅的人，但她已是一個十分成熟的女人，她嬌小玲瓏，身材均均，體態婀娜，平時愛講上海話，並帶點蘇州口音，聽起來嗲嗲地，更令她女人味十足，她在演戲以前，是在照相館做職員，很早就踏入社會了，閱歷較多，也比較世故，八面玲瓏，挺會做人，與人相處，總保持

關愛體貼永難忘懷

一九四八年，上官雲珠住在永嘉路靠盡頭的地方，她帶著與姚克所生的女兒姚姚，那時她大約五、六歲，並有一位照顧姚姚的孫小姐，再有就是藍馬，藍馬和她同居，已是公開的秘密了，她和夏天住的很近，所以我有時跟著夏天到她家去，在那兒，接觸的朋友，以演員居多，也影響了我，將來想從事這個行業。

一九四九年初，夏天和他的妹妹，還有他妹妹的同學，他們都是上海戲劇學校的學生，說要到蘇北去組織一個劇團，我知道了也要去，並將這件事，告訴了藍馬和上官雲珠，我並且請求上官為我保管一對日本娃娃，那是朋友送給我的，我非常喜歡，那對娃娃，做工精巧，穿著華麗的和服，用大玻璃框罩著，我還告訴上官，請她為我轉信，然後，我寫信給南京家裡，告訴媽媽我要去蘇北一趟，給我寫信可寄到上官家。我們走的時候，上官給了我幾百元，她說多帶點錢，出門在外，沒錢可苦了，不是錢，是她的關心，使我感到溫暖，至今不能忘懷。

為我母女轉遞信息

我們再回到上海時候，已經是下半年的七月份，媽媽和外婆早去了台灣，而我就留在上海了，這一別與外婆成永訣，與媽媽卅年後才再團聚，當時我還不足廿歲，不懂政治，不諳世事，雖然時局已呈亂象，但我沒有考慮到與自己的關係，更不會考慮後果，滿腦子是對未來的憧憬。喜歡戲劇，就跟著一幫幹戲的人跑了。如果當時有人提醒我，我可能會回去找媽媽，可是沒有人能告訴我什麼。我就依自己的決定走了，這次與媽媽的離別，改變了我的一生。後來，我雖然也深深地體會到與親人生離死別的痛楚，那真是一種椎心的刺痛，但我沒有後悔，因為我認為，這是我的選擇，我的命運，也是我的驕傲，因為我靠自己的力量，闖出了一片天地。

回到上海，我的新家也在永嘉路上，上官雲珠還住在老地方，我們又住的很近，我把她替我保存得很好的娃娃抱了回來，我時常去她家串門，有一天她交給我一封來信，是媽媽從台灣寫來的，如今事隔近半個世紀，媽媽信上開頭的兩句話，我仍記得是這樣的：『恩兒：（我小名叫恩壽）來信收到，如獲至寶，悲喜交集……信內的大意是，我寫回南京給媽媽的那封信，由於媽媽已離開南京，所以當時未能收到，但這封信一直在追蹤著她，被轉了又轉，路上輾轉走了好幾個月，最後終於送到媽媽手裏，看到我讓她把回信寄到上官處，所以她寄到上官家了，媽媽在信中還感謝上帝，能收到我的那封信，不致和我斷了連繫，這是我與媽媽分開後，收到她的第一封信，也就是由上官雲珠轉給我的，以後我才能和媽媽一直通信，通了整整十七年，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迫停止。』

苦難之中托付終身

媽媽給我的第一封信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廿四日寫的，這一天，我永遠記得，一生都不會忘記，我想在此記上一筆，一九四九年七

月廿四日，我和夏天從松江坐火車到上海，傍晚時，狂風大作，暴風驟雨拍打着車窗，剎時天昏地暗，外面一片漆黑，火車仍在行駛，突然間緊急剎車，我生平第一次，也是僅此一次遇上火車煞車，好在由於天候不好，火車已經減速，但剎車時衝力仍相當大，由於慣性，人們被甩得東倒西歪，夾雜著人群的驚叫聲，一片混亂，後來才知道是壓著人了，雖然是急煞車。火車也滑行了好長一段路才停下來，被壓的人，正好就在我們這節車廂邊上，夏天不顧暴風雨，跳下車去與幾個人將傷者抬上車，平放在車門邊上的空間，他過來問我有什麼布沒有？他說傷者腿壓斷了，需要緊緊止血，我正好有幾尺帳子布，全給他拿去當繃帶用了，但火車到了上海的時候，傷者終因失血過多而死了。夏天說他去車站辦公室找人，解決這件事，叫我等等他，說著就跑了，車上的乘客也陸續下車走了，車裡的燈也關了，剩下我一個人，想下車吧，外面風大雨大，看見被刮斷的高壓電線，散落在地上，有時還吱吱作響，冒出藍光，地上水汪汪的，我又怕觸電，可車上又黑黝黝地，車廂那頭還躺著個死人，呆在車上，心裡怕的不得了。真是進退兩難，雖然如此，但覺得夏天這個人還不錯，很熱心，不認識死者，尚能為他盡份責任。這樣的人可以信賴，後來與他結婚，這也是因素之一。

時常呼喚親匿渾名

一九四九年七月，我們回到上海的時候，知道由陳白塵、許軻、盧業浩三個人組成了一個小組，負責籌備成立上海電影製片廠，許多電影從業員、導演、演員去向這個小組領取生活費，這些人將來就是上影廠的成員，許多人我不勝枚舉，只說藍馬和上官也是在此領取生活費的，我以前也認識許軻，就去找他，表示要進上影，他們同意了。我也和一大伙一樣領取生活費。上海電影製片廠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式成立，從那時算起，直到我離開上海，去香港與久別的母親團聚，我在上影廠整整工作了卅個年頭。

一九五〇年初，上影廠還無片可拍，就由導演沈浮，排了個話劇「紅旗歌」，在蘭心劇院上演，那個戲是以紗廠為背景，以紗廠女工的生活為題材的，所以用的女演員比較多，戲中的主角就是上官雲珠、黃宗英和東莞等，我在這個戲裡也分配到一角色，我剛踏入影圈，過去也沒讀過戲劇方面的專科學校，舞台實踐也不多，從前只是愛看戲，看電影，和現在許多的青年人一樣，嚮往著演藝工作，如今，自己也站在台上了，而同台的都是老演員，大明星和他們比，我不但不會演戲，還常常出戲，有時像個觀眾一樣，看戲看得出神，只不過不是坐在位子上看，而是站在台上看，所以有次在後台，上官雲珠邊笑邊對著我說：小表妹，怎麼站在台上，像個傻王八蛋似的。這是她的原話，我沒修飾，看上去不雅，但她不是罵人，也不是輕辱我，說話的語氣是親切的，她很少這麼講話，而且對別人，她也不會這麼說，有時候我在台上，她站在幕片後等上場時，也會小聲叫我，嘿！嘿！傻王八蛋，我明白她是提醒我，叫我入戲，別在台上像個傻瓜一樣。

兩次婚姻不幸失敗

就在《紅旗歌》上演期間，上官和藍馬之間的問題，漸漸暴露了，矛盾也公開化了。另外，上官與程述堯的緋聞，也隨著傳聞開來了，程述堯那時是蘭心劇院的經理，從前大家都認識，是朋友，如今天天見面，感情很容易發展，加上藍馬又常到後台來與上官爭吵，甚至有一次當著許多人打了上官一耳光。這一舉動被大家傳的沸沸揚揚，造成他們兩個徹底決裂，我和他們兩人都是朋友，雖為

他們的結局惋惜，但並不感到意外，因為我認為他們兩個是不合適的，藍馬有才，戲的確演得不錯，是個公認的好演員，也許是這些使得上官心動，但藍馬屬於不修邊幅，也不帥氣，既是粗漢，又不柔情的那種男人，而上官卻是講究儀表，懂得情趣，感情纖細，做人處事有分寸的那種女人，這兩個人生活在一起，時間一久，慢慢地互相不能適應了，終於分手了。不久，藍馬就離開上海，到北京總政文工團去了，據我所知，他們倆到死都未再見。

上官雲珠與程述堯結婚了，程述堯是大學生，戴一副金絲邊眼鏡，知識份子味比較濃，看上去比較斯文，在外表上和上官比較相配，至於他的為人，我與他不熟悉，接觸也不多，不能枉加評論，上官和他結婚後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孩子還很小，他們又離婚了。

賀路真情感動上官

說到上官的婚姻，有一個人不能不提，他就是賀路，賀路默默地陪伴了上官幾十年，也可以說等待了她幾十年，上官和藍馬同居的時期，賀路就是他們的朋友，應該說他是上官的朋友，藍馬走了，賀路留下來，程述堯時期，賀路仍是他們的朋友，程述堯走了，留下來的仍是賀路，他還是默默地守候著她。他的真情感動了上官，他成了上官最後的歸宿。

在舒繡文到上海華東醫院養病期間，上官雲珠也因患乳癌而住院了。我去醫院看望繡文，也去看望上官，一天，上官來到繡文的病房，她還未動手術，在住院檢查時期，所以和正常人一樣，我說：阿姐，乳癌到底什麼樣子，你讓我摸摸好吧？她說：我長在這裡，像粒花生米大小，癌是不會動的，你摸摸看，我依她指示的地方去摸，是有個硬塊，所謂不會動。就是不像一般的腫塊，你一壓它，好似會移動，而癌的感覺，好像有根長住了，一動不動。

上官手術後，恢復的不錯，她常在醫院的草地上散步。

一天我去醫院，聽到消息說，上官在散步時，突然栽倒在草地上，即刻將她送開刀間急救了，又不能去看她，只知道她栽倒是由於腦血栓。好在在醫院發病，能及時搶救，保住了一命，算不幸中之萬幸了。

紅顏薄命受盡折磨

上官開腦後，回到普通病房的時候，繡文已經回北京了，我去看上官，她把帽子脫了，叫我看看她為了開腦而剃的光頭，頭髮還未長長，頭上方形的刀疤，清晰可見，開始我還沒覺得她有什麼不對勁，只覺得她說話不清楚，我想也許是手術後的影響，慢慢會恢復，坐了一會兒，她女兒姚姚來了，並給她帶來一飯盒餃子，她一面準備吃飯，一面和我說話，告訴我她有些話不會說了。她說話的時候，好像有些大舌頭，她說：我叫房東到二年級來，伊拉笑死了。

姚姚向我解釋，她媽媽管醫生叫房東，上官住在二樓病房，二樓不會說了，說成是二年級。其實，她媽媽是說：請醫生到二樓病房來一下。

姚姚在解釋時，上官正吃著餃子，我也正注意聽姚姚說話，突然，上官夾著一個餃子，往我嘴邊一杵，一面粗聲粗氣的說：儂吃。冷不丁嚇了我一跳，這時才感到她和從前判若兩人，我心裡一酸，強忍著淚，像哄孩子一樣對她說：阿姐，儂吃，我吃過飯了，她

又低頭吃了起來了，我和她並排坐在病床上，看著她吃餃子的樣子，像一個智能不足的孩子，我這時候心想，她可能不會再恢復到以前的樣子了。

上官吃完餃子，還知道要刷牙，但是她講不出來，她一面嗯嗯的叫，一面用手作刷牙狀，姚姚說知道了，就帶她去洗手間刷牙，我對姚姚說：好好照顧媽媽，就告辭了。

上官和繡文一樣淒慘，腦子受了傷還未恢復，在身體不健康的狀況下，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襲擊來了，文化革命初期，有一天在馬路上，聽到有人叫我小潘阿姨，我一看是姚姚，我就急切的問她：媽媽怎麼樣？有點沒有，她說和在醫院時的情形差不多。現在在家休養，定期到醫院復查，這次碰面以後，我再也沒有見過上官和姚姚了。有關她母女的情況，只能聽到一些傳言，聽說，天馬電影製片廠的造反派，把上官雲珠弄到廠裡，叫她交代問題。說真的，這場運動，來勢兇猛，真是史無前例，很難讓人理解，一個正常人被衝擊起來，有時因為緊張，還說不清道不明的，你讓她一個病人，一個腦子受傷，語言神經受損的人，如何來應付，她知道害怕，因為她並沒有變成白癡，但又由於受傷，反應遲鈍，許多話講不清楚，無法表達，或者回答一些文不對題的話，使得造反派十分氣憤，說她裝傻，加緊的迫害她，並追問她和毛澤東的關係，這樣三番五次的審問，上官受不了驚嚇與折磨，她從自己住所的高樓跳下，結束了她的生命。

姚姚沒有媽媽長得漂亮，但也眉清目秀，白白淨淨，她雖然年輕，但在上海音樂學院也受到衝擊，有一個時期並被隔離，那時候唯成份論，即是：老子英雄兒好漢，老子反動兒混蛋。

姚姚的被衝擊與上官的被審查不無關係。上官去世不久，姚姚即將要結婚了。一天她高高興興地騎著車去購物，在美琪電影院附近出了車禍，被一輛大卡車當場撞死，聽到消息後，我十分難過，不由得想起姚姚小時候可愛的樣子，回想起阿姐的音容笑貌，我感到，上官和姚姚母女二人，都是紅顏薄命啊。

中外雜誌社稿約

- 一、本社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中外古今、現代史話、回憶與隨想、醫學新話、科技新知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事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對中外名人傳記，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老，稱先生，不空格，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五千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本社交由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